

北京市区县水利志丛书

石景山区水利志



《石景山区水利志》编辑委员会

1996.6

石景山区水利志

北京市石景山区水利志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十月

《石景山区水利志》编辑委员会

名誉顾问：马雪彤✓

顾问：王子建 任立保 郑教一

主任：张明✓

副主任：郭亮✓马亮✓

委员：张明 郭亮 马亮 邓怀德 关续文 吕品生

贾懋谦 蔡立言 李学增 李景奇✓李殿银✓

主编：关续文

责任编辑：翟士林 刘淑玲

何京水西流六柱的共佳到以山

自古水流东
今朝上西峰
為民办好事
人力勝天工

一九九〇年七月一日李锡铭

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锡铭题字

雙龍共惠京城
造福子孫萬代

王憲

北京市顾委主任王宪题字



东水西调二号泵站外景

雙龍共惠京城
造福子孫萬代

王憲

北京市顾委主任王宪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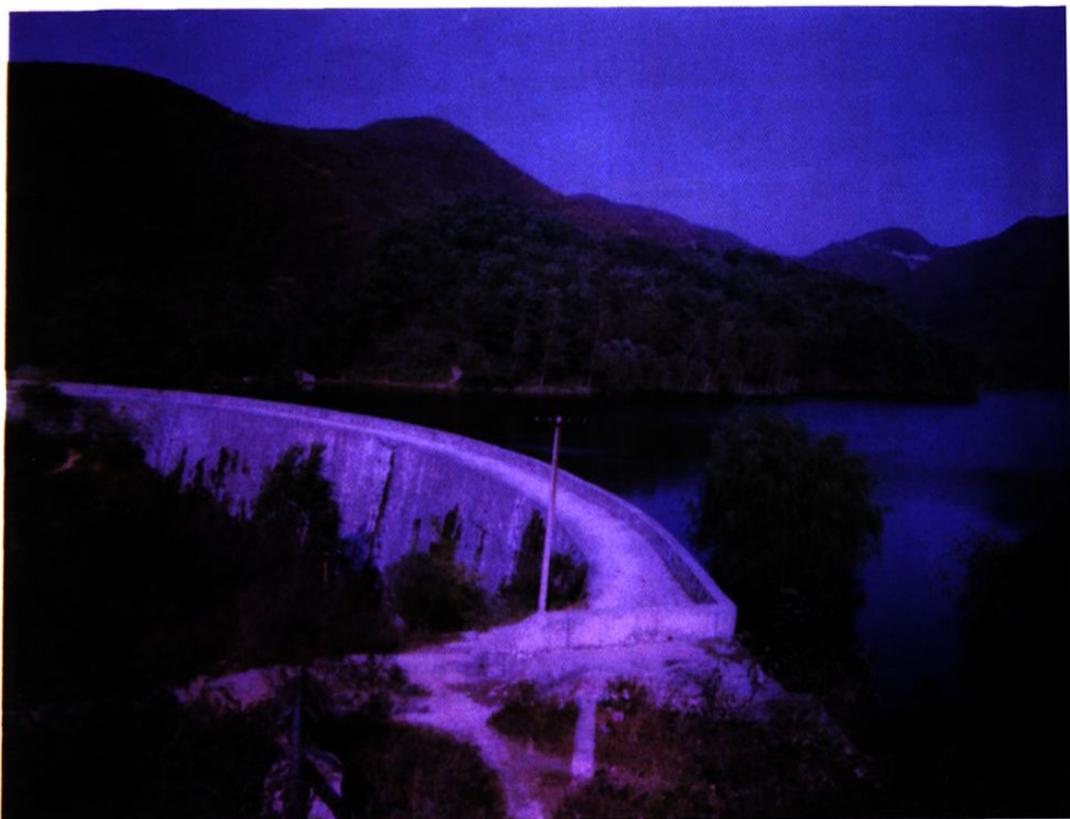


东水西调二号泵站外景



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锡铭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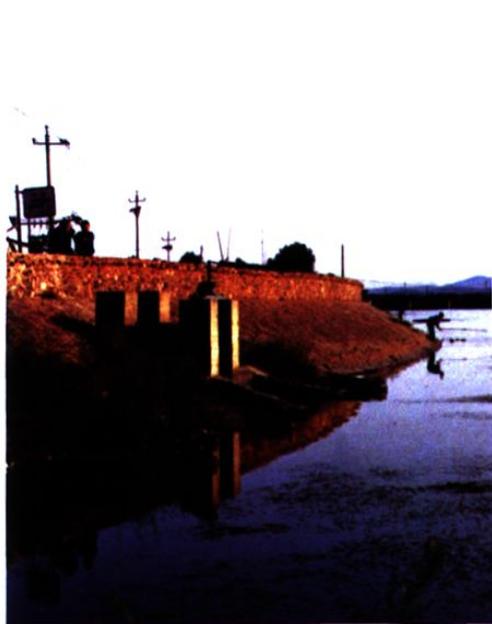
石景山区示意图



南马场水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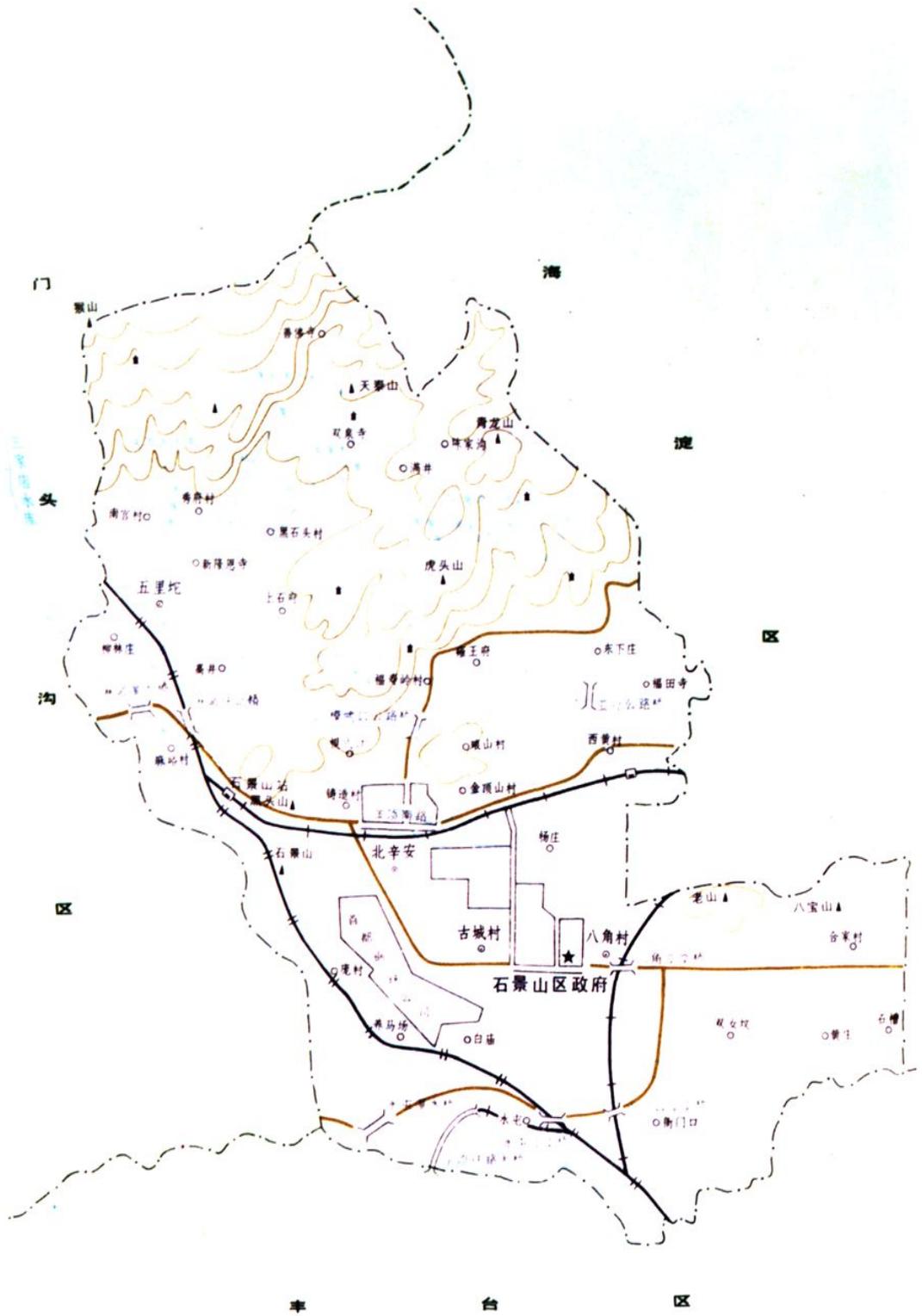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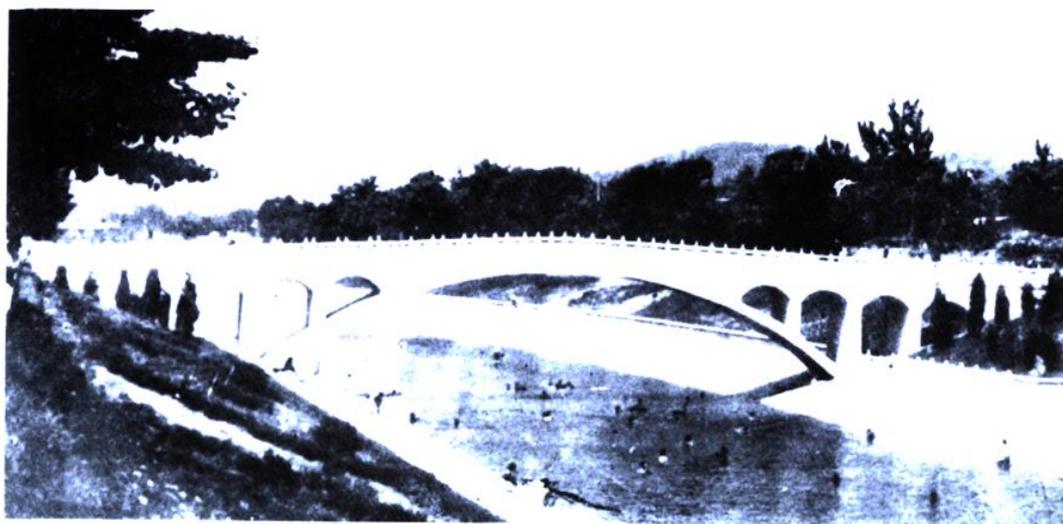
南干渠新干和老干渠引水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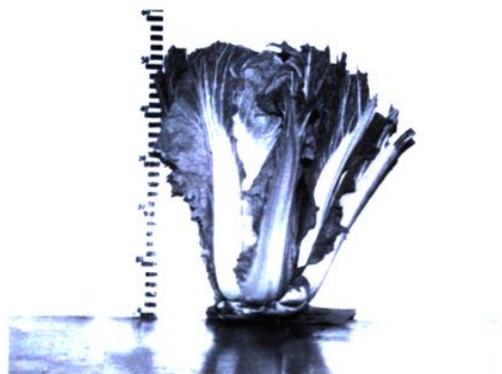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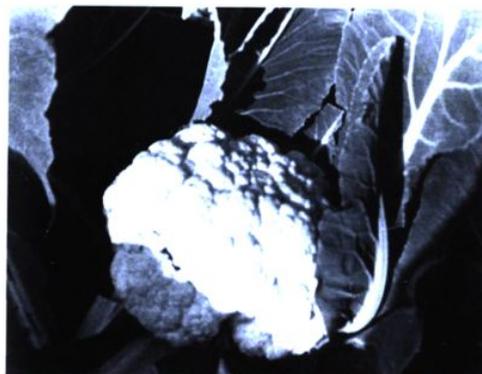
五里坨干渠引水闸

石景山区水系图





永引渠上龙汇桥



滴灌田里的丰硕成果



治理后人民渠



1991年冬人民渠治理



施工中人民渠



永定河左岸古“水志”遗址



加固后的永定河卢沟桥上游左岸石堤

序 言

《石景山区水利志》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刊即问世，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对此吾深感欣慰。

《石景山区水利志》较全面系统的记述了石景山区永定河防汛与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石景山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利除水害，战天斗地，不靠天吃饭的革命精神。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石景山区人民牢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展水利事业，变旱地为水浇地，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克服各种困难，在石景山区 81.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人工挖，小筐抬，修筑成纵横 110 公里长的灌溉网络，平原实现了水利化，控制四个区县的灌溉面积。1958 年底，全区灌溉面积为 4.1 万亩。

60 年代初，引水上山，解决山区农业灌溉问题。土洋结合修建蓄水池、扬水站，平原掀起平整土地的高潮，挖大口井，开源节流，扩大水源，进一步发展巩固了石景山区水利事业。70 年代，修建了南马场水库，平原开始进行开凿机井扩大水源，同时治理修建排洪渠道 6 条，做到了旱能灌、涝能排，粮食产量过千斤，菜过万斤。80 年代，石景山区农田水利建设，以巩固提高管理为原则，进行渠道衬砌，提高渠系利用率。加强管理，依法治水，确保现有渠道正常运行。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的深入，城市建设，工业的发展，石景山灌区的耕地面积，以每年 1000 多亩的下降数递减，石景山区水利事业的发展，将面临新挑战，即由单一的农业灌溉，转化成全方位的服务，变过去大农业小城市为小农业而大城市。

石景山区位处永定河险工地段，几度参与全市的浚河筑堤，提高防洪能力；并参加“京引”与“永引”工程的修建。改善市、区供水。

沧桑 40 载，弹指一挥间。石景山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石景山区水利建设而言，已走过了一个曲折而光辉的历史，昔日沙石滩变成米粮川，坡地建成花果山。

忆往昔，岁月峥嵘，望未来，任重道远，想起那些为石景山区水利建设顽强拼搏，做出无私奉献的前辈，以及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他们对党对人民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将永垂青史。

要牢记这段光辉的历史，继往开来，不断进取，依法治水，严格管理，贯彻水法，以及北京市水利工程保护管理条例。让水利为石景山区人民生活，工农业发展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我衷心祝愿石景山区水利志的问世，感谢为编写石景山区水利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在编志过程中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我区的老领导，老水利工作者。

石景山区水利局局长

张 明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凡 例

一、本志起迄年代为 1949 年至 1990 年。少数重大事件上溯到有据可考的年代，下延至 1991 年。

二、本志编写，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忠于史实，客观记述，述而不论。

三、志中党指中国共产党，区委指中共石景山区委员会；中央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区政府指区人民政府。

四、建国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日前后即“建国前”，“建国后”。

五、纪年，清朝以前用帝王年号（括号记公元年代）民国以来则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除引用原文外，一般采用公制。

七、本志资料取自区档案、市水利志、区地名志、永定河管理所、气象站、节水办、水利工作者来稿，及部分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多未注出处。

八、本志分章、节、目以文字记述为主，配有图、表与照片，大事记采用编年记事本末。本志共分 8 篇、24 章、79 节，并设《概述》、《附录》、《编者的话》，约 23.4 万字

概 述

石景山区位于北京西部，距天安门16公里。北纬 $39^{\circ}52'$ ~ $39^{\circ}59'$ ，东经 $116^{\circ}06'$ ~ $116^{\circ}14'$ 。西部、西北部与门头沟区接壤，东部、东北部与海淀区毗邻，南部和丰台区搭界。处于华北平原与太行山交界地带，西部、西北部为低山区。在海拔800米以下，中部为丘陵地带，东部和东南部为洪积冲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南倾斜。

石景山区因其中部有石景山而得名。此山脛明万历“重建天主宫碑记”写道：“神京之西，四十里许，山曰石经，又云湿经，亦名石景。惟山雄峙一方，高接云汉，钟灵秀之气，郁造物之英，真为燕都第一仙山也！”石景山位处永定河出山口冲积坡上，古代河水至此，向东部摆动，形成冲击扇。先民们很早便开拓了这方沃土。

一、燕襄公廿八年（公元前657年）兼并了弱小的蓟国，《韩非子·有度》说：“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这是最早见于典籍，以永定河（时称治水）筑防护城的记载。随着东部古幽州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石景山麓便成为开发水利资源之地。魏征北大将军刘靖，在其北山麓高粱河旧渎之上修筑戾陵堰，导水入车箱渠，溉田千顷。金、元建都北京，开凿金口，以漕西山木石。因河水急湍、浑浊而失败，并险些冲毁京城，元中书参议勃罗贴木儿与都水傅佐，因建言此事而被诛。到了明代则“谈虎色变”面对永定河水只是固堤防守。时，本区经济多养官马，留下“养马场”地名，京有“养马病民”之说。万历沈榜《宛署杂记·古迹》写道：“浑河本发源桑乾，……所经宛平约四百里。每年夏秋水生两岸，田庐鱼鳖动数十里。而西山一带形势稍胜者，非赐墓、敕寺，则赐第。环城百里之间，王侯、妃主、勋戚、申贵护坟香火等地，尺寸殆尽。即榜（沈榜知县）来数年，再值水灾，沿河几无民矣……，嗟嗟！宛幸有山川之重，而顾不得因山川以重宛。”

清代每岁不惜帑银固堤，但仍有水患。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六、七月间，大雨滂沱。永定河水出山峡后，狂如奔骥。七月十三日，卢沟桥涵洞壅流，洪水溢栏杆，毁石狮与“天将庙”。卢沟桥左堤决150余丈，今日的石景山区管段塌圯石堤四处。土堤十八处，计长3747丈。溃口东注，至广安折向南，破桥、栏，倒海子墙，灾民两万余人乞食。只闹得嘉庆帝神智惶惶，而仰天自责。

二、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根治永定河水患。在上游官厅修筑了水库，沉沙控流，化害为利。为本区的工农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水资源条件。

首都钢铁公司与石景山热电总厂，同创建于1919年北洋政府时期。建国前的铁、电产量甚微。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钢铁产量已从1949年产量的2.6万吨，增长到8百万吨的生产能力。电力也一厂变两厂，从装机容量的5.5万千瓦，增长到140万千瓦。分别增长了300倍与25.4倍。为首都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提供了物资与动力。如此贡献，诚然与永定河、本区的地下水资源分不开的。

1986年~1990年的水质监测，PH值、砷化物、总铬、六价铬、氰化物等含有量，五年来变化不大。半数的监测井中曾发现氰化物，并有逐年上升趋势，但未超标。石景山热电总厂的粉煤灰输灰管线已于1991年建成，结束了河内排灰。使永定河水的悬浮物，将逐年降低。

三、永定河是流经本区西侧的过境河，它是仅次于黄河、水灾频仍的河流。有历史记载

以来，平均每四年有一次水灾。威胁京津，甚至水漫京城。这正如前一节所述，建国后为了确保首都无虞，工农业不断发展，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其上游和支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兴修水利工程；官厅水库既能蓄洪以调节流量，还能发电，造福人民，减轻永定河对首都的威胁。永定河引水渠建成后，为北京市的工农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发电、园林用水等方面提供用水；本区也利用渠水灌溉西北部的部分农田。从此，历史上常有水害的永定河，开始变害为利。近年来，党和政府根据全国水害灾情，不止一次地对永定河的防汛工作提出新要求，在险工险段钻探旧堤，了解情况，制定方案，组织群众掏滩筑戗，重修石堤，加高加固堤防，以防不测。在天气反常，暴雨连绵，河水暴涨至 14000 立方米每秒时，也能确保安全。

七次加固加高永定河左堤，达到最大洪水时，超标 0.7 米。因需要而留的缺口处，每年汛期都重点防范，以防万一。本区处在保卫北京的险工地段，每次加固加高永定河左堤，石景山区区委都非常重视，成立工程指挥部，由区委书记任总指挥，并由建委、农委主要负责人任副总指挥，率领全区 12 个大队，投工数 700 余人，达 10100 工作日。

谈到建国后的农业抗旱，开展农田水利灌溉，以增加粮食、蔬菜与果树产量，则大力开展了农田水利灌溉的建设工作。

四、本区的气候变化很大，降水量不仅年际变化大，季节变化也大，而且雨水一般都集中在汛期。即使在雨季，由于土壤的渗透能力强，也雨停田干，农民称之为“筛子地”，所以抗旱成了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从本区过去许多村庄建有龙王庙来看，乞求神灵普降甘霖的愚昧观念普遍存在。但解放前十年九旱的情况，从未改变。1917 年石卢水利公会灌渠，虽是为了满足抗旱的需要，但因官僚豪绅控制，成了盘剥农民的工具，水益不广，效益不大。

我区春季降水少，往往形成旱灾。春风风速大蒸发量也随之增加，使蓄水能力差的土壤更加缺水，因此，旱魃为虐，成为春播的困难。勉强播种后，初夏旱灾的危害更大，柔弱的幼苗，抗拒不了高气温与高蒸发，农民无法抗衡。

建国后，在北京市第十九区人民政府农林科领导下，于 1949 年春，接管了宛平县石卢水利公会，成立了新的水利委员会，即石景山区灌溉站。随后对灌区渠道及水利设施进行了扩建改造工作。扩建后，干渠总长 13742 米，支渠总长 27598 米，配套建筑物 92 座，灌溉面积增至 6500 亩。

1950 年后，为了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促进农业发展，全区开始了逐年有计划的兴修水利。首先扩建了永定河引水南干渠一条，支渠 4 条，使白庙、水屯、衙门口村的灌溉面积扩大到 9000 多亩。同时扩建了主干渠，发展了杨庄、龚村、田村一带的灌溉面积 4000 多亩。

1952 年发展了八宝山一带及丰台区的卢沟桥、小屯、瓦窑、张仪村和岳各庄地区的灌溉面积 8000 多亩。到 1954 年，西南郊的苗圃，卢沟桥城北，大瓦窑的灌溉面积为 1600 多亩。1957 年扩大刘娘府、西黄村一带灌溉面积 2000 多亩。

全灌区拥有干渠 6 条，总长 30236 米，支渠总长度 53449 米，配套建筑物 482 座，机井 11 眼，扬水站 8 处，总灌溉面积达 32325 亩，其发展规模和速度是可观的。

1958 年以后，根据中央提出的“兴修与管理并重，巩固与发展并重”的方针，在区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群众，逐步修建了引水上山工程，其中包括老山何家坟扬水和为增大引水量将刘黄干渠引水口改建在石电退水渠上，发展灌溉面积 1850 亩，全灌区灌溉面积达 41349 亩。由于工业占地 10321 亩，1959 年底水浇地面积减少到 31028 亩。干渠 8 条，长 35423 米，支渠 42 条，长 58350 米，配套建筑物 531 座，机井 20 眼，扬水站 13 处。

1960年以后，又对南干渠进行了改建，庞村至养马场段改线至首钢外，五里坨干渠改为由拦河闸调节池开口引水，南干渠十一支至五里店新开渠，刘黄干渠引水口改建在永定河引水渠，并开挖了刘娘府环山渠，改善了灌溉条件，促进了农业发展。

至此，全区基本形成自流水系灌溉网，做到旱能浇，涝能排，真正改变了“靠天等雨”的状况。灌溉事业的发展，为全区菜田及稻麦两茬创造了良好的水利条件。粮食作物1971年平均亩产779斤（多年平均701斤），1973年亩产达870斤，比建国前平均亩产提高4倍以上。蔬菜产量不断提高，品种逐年增多，单产9000~12000斤。

随着水利工作重点逐渐转入工程配套和科学化管理，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灌区的水利工作有了显著的改变。主要分水闸都安装了手摇式启闭机调节闸门，南干渠引水闸安装了电动启闭机设施，对防洪泄水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在各引水口安装了自计水位计测量供水量，实现了按用水量征收水费。改变了多年按亩计征的习惯，同时避免了大水漫灌的不科学灌溉方法，对实现灌溉计划用水，节约用水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为了解决北部山区干旱无雨水源紧张的状况，于1977年在黑石头大队南马场修建了一座库容为18万立方米，集流面积0.9平方公里，控制灌溉面积1000亩，实灌650亩的砌石拱坝小Ⅰ型水库，并很快就发挥了经济效益。1972年由于上半年基本无雨，导致山区严重减产，仅黑石头大队就减产30万斤。1980年也是典型旱年，一是冬季无雪，且开春至7月份无降雨，8月2日才降了一次雨，计140毫米，由于兴建了水库、截流等水利设施，缓解了旱情，全区的粮食仅减产5万斤，充分体现了水利建设的重要地位。

1985年为了配合山区的果林建设扩大水库水源，本区又修建了长510米，设计流量为3米³/秒的北马场导流工程，基本解决了山区缺水问题。

本区现有机井237眼，其中农用机井96眼（年提水量200万立方米），用于人畜饮水井16眼，农灌井75眼，中央、市属及区属单位自备井142眼，其中生活用井87眼，工业自备井55眼，驻区部队5眼，年开采量3463.6万立方米，生活用水2272.6万立方米，养鱼水量为152.01万立方米。就生活用水井，还建立了泵站、贮水塔与管道，送到全区用户。

五、建国后，本区治水单位与干群，在筑堤防汛、开发水资源、污水净化、开灌渠、修水库及外援修建密云水库、京密引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建设中，作出了卓越成就，也涌现出不少先进集体与模范人物。受到北京市与区政府的表彰。随着水利工作转入科学化现代化的管理轨道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